



阿木古郎,蒙语意为“平安”。载人航天任务主着陆场区,位于内蒙古中部阿木古郎草原。这里自古就是一片神奇美丽的草原,自从与“神舟”结缘,更是闻名天下。随着杨利伟、聂海胜、景海鹏等航天员从这里平安归来,阿木古郎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神舟家园”。

一

2003年金秋,阿木古郎草原。为了华夏数千年飞天梦想的实现,为了神舟五号的平安着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人都在这里驻扎,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

神舟五号载人航天医疗救护队就是其中的一支队伍。虽然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在航天员生命安全保障系统中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

10月15日上午9时,随着响彻神州大地的一声“点火”口令,长征2F运载火箭搭载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当天深夜,远在内蒙古腹地的陆、空两路搜救人员,扎进深夜漆黑的草原,前往理论落点。神舟医疗救护队就在其中。

这是中国第一次航天救护,专家组进行过多次演练,构建了一整套医疗救护程序。医疗救护力量包括一架由军用直升机改装的特种救护直升机和两台特种车辆,上面配备数百件便携式特种疾病急救器材,相当于把国内最高水平的ICU移到了大草原上,且兼具机动、灵活的特性。

离飞船返回时间越来越近,翘首期盼的医疗救护队员发现,风突然停了,大地沉入一片宁静。渐渐地,晨光从夜幕后面投射出来,前几天的暴雨阴云已不见踪影……“老天爷与我们配合得真默契,天气太好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叹道。

“飞船进入大气层!”这时,人们看到一道火光划过天空,犹如一颗星星在缓慢移动。

6时23分,飞船终于拖曳着红白相间的降落伞从天而降……

医疗救护队跟随指挥机几乎同时降落。神舟飞船在晨光中散发着迷人的光辉,杨利伟头倚舷窗,神情稳定。

“你现在怎么样?”
杨利伟回答:“感觉正常。”医监医保检查后宣布:航天员安全!
现场沸腾了……当晚,中央电视台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长长的边防线上,夜幕逐渐降下,钻出月亮和星星。凛风裹挟着雪花顺着雪山河谷呼啸,冷彻肺腑。

寂静中,传来踏雪而来的脚步声。我抬头看去,是前来查岗的营长。

也许这里的每个官兵都有一张相似的脸,眼圈发黑,皮肤皴裂,带着高原特有的沧桑。

营长问我:“新兵?”我点头。他拍拍我的肩,问:“想家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营长接着问:“有对象了吗?”我羞涩一笑说:“有。”

营长眼神有些放空,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过了片刻,他才缓缓地说,给你讲个故事吧——

那是我与妻子结婚的第3年,她预产期临近时,我突然接到命令要到边防执行任务。来不及和妻子好好道别,我便登上了西去的汽车。

一路风雪,汽车颠簸在满是碎石沙砾的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连天的雪峰。



《新闻联播》向世界宣告:中国首位飞向太空的航天员各项生理指标完全正常!

面对首次载人航天的重大任务,医疗救护队专家岳茂兴此时无法平静。他深知着陆场天气、飞船下落时的姿态等情况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航天员发生不可预测的疾病。也是从那时起,医院成立了全军第一个“特种病医学中心”,专门对航天特种疾病展开研究。

岳茂兴是个执着的人。他明白,航天救护的前提是找到航天疾病的致伤机理。这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自己做实验,探索研究治疗途径。那次,为了获得航天疾病的致伤机理,岳茂兴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待了三天三夜,用推进剂做染毒实验。3天后,大伙一出来全倒下了,发烧、咳嗽,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回想起那一幕,岳茂兴的眼圈红了:“都知道这种染毒实验可能导致疾病,但大家还是无所畏惧,一直坚持做实验。”

经过几年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填补了航天特种疾病研究与救治的空白。2003年,特种病医学中心获得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岳茂兴也荣立二等功。

二

2008年9月23日,神舟七号返回前最后一次搜救综合演练,在距离内蒙古四子王旗60公里外的主着陆场理论落点进行。飞船升空后,医疗救护队的工作时间便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

这次发射选择在夜晚进行。返回时是黄昏时分,随着天色渐暗,医疗保障难度加大。

要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必须从医疗救护演练抓起。演练一般都在深夜进行,采取“一机盯一人”的办法展开。演练中,航天员“被动出舱”指令下达后,队员们首先要将模拟航天员抬到铲式担架上,迅速判断病情后,立即护送进入机载平台。一人输送氧气,一人建立心电监护,还有一人建立静脉通道,按照救护程序展开急救……为顺利完成任,救护队数十次挺进草原,熟悉地形地貌、丰富药品配置,完善救治方案,建立适用于夜间环境的医疗操作规程。茫茫大草原留下了神舟医疗救护队员们一次次医疗救护协同演练的身影……

“夜漫漫星光,太空中有个美丽的地方,飞船在那里翱翔,国旗在那里飘扬,那是英雄的战场,是天使守望的天堂。”这首歌是医疗救护队员自己创作的。从神舟五号开始,医疗救护队就枕戈待旦大草原,保持着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默默守护着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刘志国博士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晓

伤整容专业。这个专业要是在地方医院那可是“香饽饽”,可他偏偏要当航天事业的“痴心汉”。工作家庭一肩挑的爱人非常辛苦,一天晚上在电话里对他说:“我不求你别的,起码要个全家人团聚吧!”一句话让刘志国辗转难眠,好不容易睡着了,梦见的却是航天员安全归来……直升机上不允许有高压氧设备,为了让呼吸机上机载平台,麻醉科专家方伟武自己动手改装了呼吸机。可没承想,刚到草原第二天,他就连续接到母亲、妻子、孩子病倒的消息。同事把他的困难“捅”了出去,领导来问他,他却说:“家里的事我都安排好了。试验任务这么大的事,我不能回去!”

“只要存在0.01%的可能,我们就必须做好100%的准备。”医疗救护队对每一处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伤情,都制订了相应的救治措施,并反复进行演练。

神舟十一号任务是首次冬季返回,医疗救护队演兵主着陆场56天,开展野外低温微光条件、直升机关中医疗救护实操等训练数十次。

为保证低温条件下能够顺利安全地为航天员实施救治,女队员们巾帼不让须眉。吴洁在零下十八摄氏度的冬夜进行户外实测,采集每小时液体温度变化数据,绘制温度变化对输液影响曲线,研究改进增温保温措施,直至达到最佳效果;周莉不顾晕机反应,全程半跪在直升机上完成所有演练课目;王媛在颠簸不稳的机舱内苦练检查、治疗和“盲扎”技术……

直升机环境噪音大,救护队员无法听清医生的指令,他们与医生研究发明出一套医嘱手语,保证了医嘱指令的准确传达。医疗救护队员们说:“航天员的正常出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也许永远用不上我们这支队伍,但我们必须时刻精益求精地准备着!”

三

飞机载着神舟医疗救护队从北京径直向西北飞去,那天是国庆长假的第3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救护队员们已到达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十二号医疗救护保障任务。

此次医疗救护任务与以往不同:着陆场地调整为额济纳旗大沙漠,保障条件更加艰苦;由过去单一负责主着陆场的医疗救护保障调整为飞船待发段、上升段、在轨飞行段和返回搜救段的全过程医疗救护保障;航天员在轨时间刷新最长纪录,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等情况肯定存在,返回后重力再适应难度加大。这些都对医疗救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2021年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在这次任务中,消化

大雪之下

■惠子涵

“后来,我在边防执行任务,一待就是221天。我错过了女儿的满月礼,错过了她开始蹒跚爬行、牙牙学语……”营长沉默了,把目光投向远方。

茫茫荒原,举目望去,一片雪白,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
营长顿了顿,又开始讲述——
任务结束,回到营区时,我整个人都怔住了。妻子正扬起嘴角,微笑着看我。她带着从老家一路辗转赶来的风尘,站在我的面前。

相对无言,那些藏好的思念在那一刻再也抑制不住。我从妻子手里接过女儿。她的小脸蛋粉嘟嘟的,眼睛湿漉漉的,我笨拙地抱起她,眼睛模糊了……
从那以后,在高原不管有多苦,想到我的妻子女儿在远方安然幸福地生活,我就多了一个留在这里的理由。

微风从高高的巉岩上吹来,带着一缕微光,宣告黎明的到来。我不吭声,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下来。营长又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对象不容易,我们这些戍边军人无愧于国家,但总归对家庭有亏欠,你要加倍对人家好。

我使劲点点头,营长转身离去。那个高大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雪野中,只有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如诗行向远方延伸……

“后来呢?”我问营长。

内科主任李连勇制订了长达150页的载人急救标准化流程,全面检查和指导3名航天员在发射及返回期间的医疗保障工作。在当天的电视画面中,李连勇就站在航天员聂海胜身后。被问及“在直升机索降训练中如何克服恐高症”时,李连勇轻描淡写地开玩笑说:“多吓晕几次就不怕了。”

飞船返回一旦偏离落点,落在沙漠、山地,搜救直升机无法降落,车辆无法进入,医疗救护队员必须随身携带舱前急救设备,负重在沙漠、山地中奔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展开紧急救治。练体力、练臂力、练耐力……夏日戈壁骄阳似火,风沙弥漫,一天训练下来,队员们一个个都成了“沙人”。

直升机索降训练,是医疗救护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望着悬垂在直升机舱口随风摇摆的绳索,有的医护人员忍不住两腿发抖,但一想到航天员正在等待救护,对高空的恐惧瞬间被强烈的责任感化解。特勤诊疗科主任谭荣率先从15米高处成功索降,12名救护队员紧随其后,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任务期间,直升机搜救训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全系统全流程综合演练,医疗救护队员全部参与其中。

“报告指挥员,发现救援目标,迅速展开查核。”“伤员脊柱受创,活动性出血,血压降低,呼吸急促,需要立即抢救!”演习中,脊柱外科医生陈志明密切关注人体数十项指标参数变化,仅用90秒就完成了脊柱保护……

2022年4月4日,夜幕降临,月亮高挂天空,银色月光洒满苍茫辽阔的大漠戈壁。东风着陆场所在区域,医疗救护队早已各就各位、蓄势待发。

神舟十四号医疗救护保障任务持续长达240多天,队员们远离家人,坚守在医疗救护第一线。

去年6月,组派神舟医疗救护队时,副主任医师宋小勇第一个递交“请战书”。那时,他爱人已怀孕6个多月,大女儿也刚上小学,家人都希望他能留下来。他对妻子说:“执行任务是大事,家里的困难咱们想办法解决。”他把远在江苏徐州老家的母亲接过来照顾妻女,自己则一头扎进医疗救护任务中。任务结束时,他的孩子已经满月。泌尿外科医生陈锐的孩子正逢中考,因为执行任务,他不能在家陪伴。他说:“我和孩子已经约好要比试比试,看谁能把自己的任务和功课完成得更好。”他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懂得什么是责任和担当。

“当苍穹奏响雄浑的乐章,我们在戈壁守望着惊天的回响;当大漠披上节日的盛装,我们在远方默默地收起行囊。航天员健康返航,是对医疗队员最大的褒奖……”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医疗救护队员都会动情地说:“为航天员撑起生命安全‘保护伞’,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使命!”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英雄老兵

■程文胜

国歌响起
老兵昂首如雪山前倾
白眉如积雪的枯草抖颤
紧握扶手,向后屈肘
蓄势,向上
宛如一只苍山之鹰
奋力伸展折断之翼

站起来,站起来
这常人眼里的简单起身
现在成为他最急切的愿望
可一双饱经风霜的手
却无力支撑幸存的铁骨

金色旋律更加激越
老兵的辞典里从来没有放弃
青春的热血在回流、在澎湃
他用力起身
在摇晃中撑起身体
就像当年以身为桩
撑住一段被反复炸烂的桥
撑起一面迎着胜利冲锋的军旗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见到排长阿涛和排长阿波时,不知他俩在营房前的雨雾中等了多久。推着他俩的后背往排房走时,我触到了一掌心的潮湿和冰凉。

他俩好高,几乎一样高!我仰头往左看看阿涛,再仰头往右看看阿波,都当过警卫战士的他俩像两根挺拔的小白杨。

走进排房,他俩挤坐在床铺上。我瞅了他俩一眼,笑了,他俩的脑袋几乎顶到上铺的床板,不得不窝着腰。

他俩也笑着回看了我一眼,然后我们的聊天开始了。

这是我们头一回见面。窗外细雨绵绵。

阿涛和阿波的头一回见面是在海训场。那年8月,分到同一个旅的阿涛和阿波在海边相遇了。他俩被编到了一个班里,兵龄7年的阿涛任班长。据他们回忆,他俩望向对方的第一眼都是礼貌的,当然也是疏远的——他俩是那么的不同。

一个是大学生士兵提干,一个是战士考军校;一个是本单位土生土长,一个由兄弟单位调整过来;一个是独生子,一个有姐姐;口音更是泾渭分明……

直到一周后,喝长江水长大的阿波突然在海风中病倒了,身为班长的阿涛留下来照料他。两个都有些内向的年轻人不得不找些话茬儿,结果聊起来却发现彼此如此相像。

两人家里条件都不大好,都是留守儿童,跟着祖父辈长大;两人都因为看了《士兵突击》才来当的兵,都喜欢许三多;两人都有女朋友,都在外地;两人当时都在警调连,都挎着九五式自动步枪站了两年的大门岗;两人最想穿着军装去的地方,都是西藏……

阿波的病很快好了,两人也因此亲近起来。难得的闲暇时间里,两人会约着一起跑步,边跑边交流。

我喜欢他俩,莫名其妙的那种,看到他俩就想起当年的自己。

说话间,阿波一脸庄严地从枕头下抽出一道大红的证书来,上刻6个烫金大字——中尉军衔命令。

我们齐齐惊叹起来!当年我下连时可没这个,只记得一天夜里熄灯后,连长把我叫到宿舍,递过来一副戴过的军衔,甩来一句话:“把你那红牌牌换下来……”

我把唧着嘴打开来看内页,阿波却突然红了脸,羞涩地支吾道:“受领这个命令当天,我就——就向女友求了婚……”

我们哈哈笑着参观了他的洗漱用品“集装箱”,只见里面洗发露、洗面奶、护肤霜等形状各异的护肤品一应俱全。阿波喃喃道,都是女友买给他的。

阿波和女友老雷相恋多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老雷一直在身边默默地支持着他。他最难忘的就是和老雷在大学时曾两个人吃一份一块五的菜和两份4毛钱的米饭,吃了整整一星期。

阿波边规整着老雷买给他的护肤品边说,老雷和他性格互补,老雷比较“刚”,因为他远在部队,导致她不得不“刚”起来……语气里是满满的理解和疼惜。

他说,头天去旅部就是为了开结婚介绍信,他想这两天就请个假,回家和老雷“把证扯了”。

我扭头问阿涛啥时候结婚,阿涛一笑说,不能落后阿波太多,不是明年就是后年吧。

“那对象在内蒙古咋办,离部队这么远。”

阿涛沉默了片刻,说走一步看一步吧,只能等我往后稳定些了,看是否有机会到一起。

我沉默了一会儿,一句安慰鼓励的

排长的琴弦不生锈

■ 澧 印

话也说不出来。军人的婚恋,常常让人心疼。

室外,雨淅淅沥沥一直下着。
他俩说自己这茬排长真是跟改革有缘,入伍碰上师改旅,上军校碰上转隶;说现在的兵不如以前好带,很敏感、想法多,但带好了更有战斗力;说跟排里连里的老班长挺好相处,他们荣誉感,能力强,只要排长像个样、站得直、行得正,就没问题……

听着听着,我忽然意识到,从见面开始,我没听到阿涛和阿波发过一句牢骚,关于自己的,关于家庭的,关于部队的,他俩似乎觉得一切自有其道理。

灯光下,他俩坐在那儿,肩膀没有端着,头没有昂着,眼神平和,我慢慢地从心底生出一股敬意来。我知道,恰恰是像他俩这样踏实而平和的排长,真正能带出一茬茬好兵,真正能弯下腰去推着部队的“底座”往前走。

我请阿涛和阿波对十年后的自己说句话,我记录下来,十年后再拿给他们看。

于是,阿涛说:十年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坦坦荡荡地面对今天的自己,不会留下太大的遗憾。

阿波说:十年后,我希望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排里的战士,对得起他们叫我的这一声排长。

我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又认真地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徐恩涛、江波。

……

天黑了,又有3位排长冒雨赶来了,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排长阿敏弹起吉他,带着我们一起唱起歌来。

歌可解忧,歌可言志,歌能使人心意相通。那个下着雨的晚上,我们几个不同年代的排长沉醉于《在太行山上》,徜徉在《游击队之歌》里,我们想起《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畅想着我们各自的《往后余生》……

分别时,夜空还飘着雨,阿敏排长答应我们,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让他的琴弦生锈了。

我们约定,不管何时何地,无论前路如何,排长的琴弦不生锈……



三角梅(油画) 王伏焱作